

遊記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瓊樓玉宇的曼哈坦

火車從黑暗的隧道中開進了紐約大中央車站，我國行政院採購服務團的厲上校已經在車站等候我們。走出擁擠的車站後門，隨着人潮等到一輛計程車，直駛向厲上校已爲我們訂好的維多利亞旅舍，我們的房間，是第十八層天堂。從車站到旅舍，一路上都是連雲的高樓，從汽車的窗口看出去便是仰着臉，也無法看清高樓的樓頂，汽車便像螞蟻一樣，在兩排的高樓腳下爬行。

到達旅館門前第一件事我便做錯了，我忘了付給司機的小賬。那個在煩囂緊張的都市生活中養成了的應有的態度的司機馬上收起了笑容說道：「先生，你們的行李我都沒有照規矩算你們的錢呢，你知道我爲的是什麼啊」，我早已聽說過，美國尤其是紐約，本是個小賬的世界。旅行在外的人，怎麼變得明白了，我馬上向他道歉，並且補給他二角小賬。

維多利亞並不是一座豪華的旅舍。但除掉樓下熙熙攘攘顯得來往的人多些而外，已齊備了一個旅行的人所希望必需的設備：冷氣、浴間、電話，和電視。但是，沒有容許我們有時間稍稍領略享受這些設備的機會，便又匆匆忙忙的隨着厲上校搭乘地下車去教

堂街五十號十六樓行政院採購服務團所新遷的辦公處拜會團長韓將軍和其餘的幾位先生。地下道所給人的印象又不同了。雷鳴電奔的車中擠滿了各式人等，工人、推銷員、小職員、婦女，大家安靜却又面部緊張的坐着或立着。電燈通明的照澈車內車外，將清早變成了黑夜。爲了爭取在這裡更顯得寶貴的一點金錢和時間，大家只好靜靜的忍受着這份轟隆隆刺耳的聲音和白晝的閃眼的燈光。便這樣，我們開始了六天的這個大都市裡的生

活。紐約市本名新阿姆斯特丹，因爲自一六二四年以來，最早的白種人移民都是荷蘭人，至一六六四年至一六六九年間，荷蘭和英國作戰失利，因此失去了北美洲的殖民地，英國人才把新阿姆斯特丹的名稱也改變了。紐約市共分為四個區，位於大西洋赫德森河的出口處。包圍在赫德森河，東河和哈爾倫河中間的狹長小島是紐約市的最精華所在的曼哈坦區。隔着哈爾倫河便是布隆克斯區，隔着東河便是坤斯區，在坤斯區下面靠海的則是布洛克林區。因爲曼哈坦的三面是河流，尖端對着海灣，所以有着無數的橋樑通到對河，河床底下更築有許多隧道，以便利交通。曼哈坦的尖端，有着摩天高樓的世界金融中心華

爾街和曼哈坦中間最有名的娛樂中心百老匯，已經是我們所熟知的紐約市的精華所在而外，曼哈坦尚有許多著名的歷史文化勝地例如：哥倫比亞大學、中央公園、海登天文台、紐約市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藝術博物館、美國印第安人博物館；此外還有聖勃屈克大教堂、聖約翰大教堂、馬球場、格蘭特將軍墓、洛克費勒中心、聯合國大樓、和平神像和世界最高的帝國大樓；此外尚有布隆克斯的動物園和楊基棒球場，布洛克林的博物館。可惜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和心情到這些地方巡禮以增廣我們的見聞。

只有一天晚飯後，我們忽忽的趕到無線電城去觀光了一下，因爲無線電城和我們的旅舍相去極近，這是美國最有名的歌舞表演的所在，可惜去得太晚了，歌舞已告尾聲。進場時，最後的一節表演正好結束，一排金髮長腿的女郎如驚鴻一瞥，我們只看到幾對男女主角坐在兩輪敞篷的最新豪華汽車上從兩邊後臺駛到舞臺的中央來謝幕。但是，在歌舞後我們接下去看到了一場完整的寬銀幕的電影。片名「玻璃雅娜」，這是華特狄斯耐的最新出品，依照一九一三年新英格蘭的女作家伊黎娜波德的暢銷小說攝製的。這是一部富於教育意義而當年極賺人眼淚的小說，敘述一個傳教士的十一歲的孤女，秉承了他亡父的遺教，永遠的愉快的態度，對付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因此改變了她住在南方密西西比河畔一個小鎮，富有而孤高，仍舊沒有結婚的姑母的性情，也使得全鎮的人士獲得了真

正快樂，雖然，不幸她却把腿跌斷了。這個故事在一九二〇年便已搬上了百老匯的舞臺，也搬上了銀幕，而且由當時的電影皇后曼麗璧克馥主演。在一個艱難困苦時代裡，能够處處表現出愉快的態度，壓制下心頭不愉快的感情，也恐怕只有一個傳教士心愛的天真的女兒能這樣做了。這個電影好像還沒有到臺灣來上映過。

星期日的早晨，孔士譚博士和中央信託局的友人梅君曾陪我們觀光了一下號稱爲美國七大工程之一，歷史上八大奇觀之一的帝國大樓，這座高樓位於五號街及三十四號路的轉角處，高達一四七二英尺，要換乘三次電梯。才能到達一〇二層的樓頂。這裡是全年開放供人遊覽的，每天上午九時半直到午夜，沒有一天休息，據說已經有一千六百萬人攀登過這座高樓，包括英國的女皇和皇太后在內。在晴天的時候，這個高樓可以看到八十英里方圓內的景物，到了夜間，全紐約市的燈光都在足底，如同閃閃繁星，有人形容爲世界上唯一碩大無比的聖誕樹。

當我們從曼哈坦的南頭乘渡輪過海到斯坦登島參觀時，也會遠遠的看到卓立在海上自由神像。在渡海輪上所看到的平靜的海水，和倒映着海水中的天光景色，以及迎面吹來的帶有鹽味和潮氣的海風，和我們在香港，以及後來在阿姆斯特丹和伊斯坦堡過海的渡輪上印象並沒有很多的差別。但是當你抬起頭來遠望到那自由神像手中高擎着自由火炬時，誰又知道這

個火炬曾照亮過多少旅客的眼神呢。

氣勢如虹的康州大道

在紐約的六天中，我們除掉渡海去斯坦登島參觀了那裡的關於啤酒及酵素的華倫斯坦研究所外，還到蒙特維農參觀了另一所希華滋研究所，再去紐傑壽參觀巴倫啤酒廠，又在康涅狄克州的新登福參觀了美國機器及鑄鐵公司的研究所和洛克維爾的紐維人造菸葉廠。在市區內，我們還參觀了兩所印刷廠和正在紐約舉行的英國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是由英國的愛丁堡公爵親自來美舉行開幕典禮，後來我們看到報紙才知道的。

斯坦登島的渡輪上，給我們以安靜廣闊的感覺，康州的公路上也給我們一種原野廣闊的感覺。最近由於一位美國汽車公司總經理的觀察，他認為現在的美國汽車太大了，搶先改變式樣，製造所謂緊密式的汽車，因此使這家汽車公司賺錢很多。而不久以前，赤色的麗頭赫爾訪美時也惡意的對美國豪華的大轎車加以揶揄，譏為浪費。事實上，在香港盤曲的山道中，或是歐洲古老的碎石鋪路的城鎮裡，美國的汽車確顯得有點尾大不掉。可是在這康州廣闊的大道之中，無數輛汽車用着很高的速度平行靜靜的行駛的時候，我們才發覺美國的汽車正是為美國的公路而設計的。在幾小時的行車時間中，只看到兩旁人工種植經過設計的濃茂的樹木和草地，沒有店舖人家，也沒有

廣告路牌。不多遠一座座橫跨公路的橋樑，都有着人工的彫塑和攀附的藤蔓以作裝飾，是那樣的安靜而美麗。西德的快行車道是世界聞名的，即德語所謂「奧圖邦」，雖然也風景宜人，和康州的比較起來，也要顯得較遜一籌。

美國的公路，有許多的名稱種類，很多公路上每走一段路必須付一段「買路費」。我們參觀了幾個地方，光是「買路費」便花了好幾塊美金。很多美國人說笑話，買汽車並不貴，行車和停車却太貴了，因為都得花錢，而且論段論時間。報紙上常常發表美國公路上失事的紀錄，但是，我們所遇到的美國朋友，駕駛都極為小心，而且絕對遵守交通規則，技術更是高明。如果和其他國家裡的毫不在乎的態度比較起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也許他們是爲了不遠千里而來的朋友特別小心，也說不定。不過，如果以行車的距離和失事的次數比率計算起來，恐怕美國還是「車底游魂和損失」最少的國家。

在紐約市內，我們還看到一個特殊現象，差不多每個計程汽車的司機都帶着報紙，遇到紅燈的時候，索性安穩的拿出報紙來看。也許報紙看多了，對於報社的人物熟悉而崇敬。我遇到一個司機，他且不理我，先和一位衣著整齊拿着手杖，步行越過馬路的老先生打招呼，後來告訴我這是一位有名的漫畫家，他知道他已經有很多年了，語氣之中，一片肅然起敬的樣子。

當我們參觀巴倫啤酒廠的時候，我們照例在接待室的酒吧前嘗他們的啤酒。美國的啤酒廠很多，中上階級的人士在飯館裡都喜歡指定牌子，最受歡迎的好像是波德懷騷酒廠的出品，其實幾個大廠的品質都差不多。在外國的美國人大多數歡喜把美國啤酒批評得很壞，驕傲固執的歐洲人也常喜歡批評美國啤酒，說它不是啤酒却像汽水。美國的啤酒確與西德、丹麥等國的啤酒異味，它的氣泡充足，有着清香，色及味也都較輕。就像中國茶中的雨前龍井一樣，和北方人所喜歡的香片自然是不同的，這是口味的不同，不能武斷的就說是有高下之別。

在我個人看起來，美國的啤酒，就像美國的汽車，或其他的美國事物一樣，這是爲適合美國的環境和生活的自然而產生的，如果以其他國家的環境和習慣來衡量，結論自然要不同了。啤酒在美國，已成爲一種普遍的家庭飲料，可以說是爲了配合美國主婦的口味和要求而演變成的，和經常消磨在酒店中歐洲顧客的胃口自然是不相同的了。

紐約的中國飯館大概也很不少，我們旅舍的附近就有好幾家，隨便叫幾個菜，一個人平均也要花四、五元錢。有一天中午，我們每個人叫了一碗肉絲麵，一客冰淇淋，再喝了一小瓶啤酒，便花了美金二元二角。肉絲麵這是最便宜的，其他的麵至少一倍價錢。這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材料貴或者利潤厚，稅捐重，而是因爲人工貴。在紐約一只肥鷄殺好了只要一

元錢，但是到飯館裡就貴了。要有人伺候，便要花大錢。只有花錢才能易取他人對你的服侍。

日新又新的美國民族性

有一天晚上，我們嚐到一個中國飯館的名菜：咖啡鷄。在我們鄉下，我母親一輩的人恐怕誰也沒有聞到過咖啡的香味，但是，在曼哈坦，咖啡鷄卻變成了中國的名菜，這恐怕仍舊只能在美國嚐到。

在美國，一切事物，就像啤酒咖啡和鷄一樣，可以照你自己的理想和意念安排，只要對自己和他人有利無害，便不必受傳統習慣的約束。在紐約和在舊金山一樣，深夜仍舊有許多食品店和雜貨店開着，不像澳洲或歐洲除了車站裡，是早就就打烊了的。紐約夏夜的街頭可以看到披着貂皮披肩，白天則可看到用頭紗從頭上拉下細緊脖子女郎。用古老的眼光看起來，這簡直是冬夏不分。而一九六〇年男子的夏裝，仍是用紅色綠色藍色好幾種顏色拼成方格子圖案的衣料縫製的，這種緊窄古怪的西服看起來簡直有些像五十年前戲臺上小丑的打扮，有的還是短袖的。在保守的紳商人士看起來更有些不倫不類。夏天的草帽也已改成深棕色狹邊的，而不再是白色或淺黃色的了。

美國的衣著，已風靡了世界許多角落。但是，其樣式變化之速，恐非經濟不寬裕的人所敢想像。其他的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有人說，美國的社會，是永遠不斷的變化之中。美國的公民從來不戀念於

保守舊有的生活方式。也許，便是由於這樣不斷的變化，使美國得以繁榮與進步。因為他們深信，任何人只要肯認真努力，便可以達到目的，這是自由競爭的基本精神。從這個基本精神使每個美國人覺得他有自由，能够做他要做的事，進而至於他必須能够做他要做的事，終至於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這種信仰，使得美國人感覺到他們的世界是廣闊無垠，不受限制的。而這種感覺仍使得每個美國人都拼了命的去努力，以獲致一切的成功，因此造成了美國的緊張競爭的生活。習慣了這種生活的人，對於安步當車一成不變的社會就感覺不習慣了。而一成不變的社會對於這樣永遠在求變化的人物也感覺不習慣了。也許這便是美國式的生活在自由國家中受人羨慕，却也受人批評的原因所在。

星期天的下午，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所比較古老的公寓裡，我看到了已睽違二十餘年的一個表兄，他在美國從事講學及東方哲學的研究。我大學畢業的那年，他到美國來，一直便沒有回國，單身一個人在美國二十多年。現在應當六十歲的人了，但精神健旺，還像五十上下的人。在他那光線暗淡，陳設簡陋，擺滿了圖書的公寓房子裡，我們沒有談到家事及過去，整個下午只聽他講述在東方哲學方面的研究心得。

他正在寫一本書，他要把中國歷代在宗教、醫理、學法、詩、書、畫等方面所蘊含的最高的哲學思想

想和意境介紹到西方去。使西方人瞭解「精神安詳，舒泰，對人生活的價值」。他自己沒有汽車，雖然我相信，在美國二十餘年應當可以有錢買一輛汽車了。在家中，穿着式樣已過時的綢的長袖夏威夷衫。但是看起來他的精神上是很快樂的。

雖然，我不能完全瞭解他所告訴我的關於東方哲學的許多精義，但我確希望他的著作能够早日完成，使東西文化的交流像曼哈坦河邊上許多橋樑一樣，又多了一盞燈或一塊路牌，多有一個人來解釋人類的生活在急驟變化與競爭之中，仍舊有着安詳快樂。

科學新知

- ▲人們正在計劃建造一架三百呎長巨型核子動力直昇飛機，計劃中這架飛機將可載重五十萬磅，航速每小時二百哩。
- ▲一種新型自動溼度計可以不必利用電能的協助即可自動調節空氣的溼度，使其經常維持三〇%至四〇%溼度，這對於使用火爐取暖的人們大有裨益。
- ▲一種新的設計可把電唱機改為錄音機。
- ▲一種噴氣機和渦輪混合引擎業在發展之中，這種引擎可為固定動力機之用。
- ▲帕羅瑪山二百吋望遠鏡即將加上某種新的光學設備，這個新設備可使物像的光度增強五萬倍，因而這具望遠鏡的效能即可增為現今的三倍。

文 雜

手術台上

葉于鎬

只服了一粒紅色膠囊藥丸（我猜是安眠藥）使我在幾分鐘之內即感昏昏沉沉全身無力，被幾位護士小姐扶上病床，推進中心診所的外科手術室，動作敏捷的用床巾把我全身平平的裹在手術臺上，榮大夫先用藥棉沾了麻醉藥水塞入我左鼻孔內，然後叫我張嘴閉嘴，經幾次張闔，他找到了打針的部位後，就在我左頰上注射了一針麻醉藥，這樣就使我左一半臉頰局部麻痺了，隨後我的双目被遮蓋起來，幾分鐘之後我清清楚楚的感到手術已開始，如果不是那粒強烈的安眠藥，我真不知這一個半小時要過得多麼慢呢！雖然人是昏昏沉沉的，但榮大夫，他的助手，護士長唐小姐以及其他幾位護士小姐的聲音我都聽得很清楚，除了偶然醫師護士間的幾句交談及手術刀剪的響聲以外，我陷入於沉思中。

回憶民國卅年冬，由滬擬赴昆明轉往成渝鐵路局報到，途經香港，時局極為緊張，在港遇到一位由昆明赴滬的表姐，在短促的晤面之後，她乘了最後一艘由港駛滬的船幸運的離開了香港，我則因候船往廣州灣，太平洋戰爭未等我有機會離開即於十二月八日清晨爆發，那時我只有暫避在羅便臣道一位親戚家中，

十二月十七日瘋狂的日軍竟用亂炮射擊，我右腿竟於此時被炮彈彈片重傷，先被送入臨時救傷醫院，於香港戰事告一段落時，再被轉送到跑馬地養和醫院醫治，前後在醫院會三次被送上手術臺，第一次找尋陷於右腿中的彈片，但因電廠被炸毀，X光機無法使用，未能找到彈片，第二次取出彈片，第三次接神經，但以前時間拖延過久，右膝下主神經不僅無法接好，反弄得更壞，以致右足部份失去知覺，當卅一年五月廿八日離港返滬，乃是被抬上船的，其時所有旅客均擁塞在狹窄的船艙內，獨我一人被留置在甲板上，身下一張帆布床，身上蓋一塊油布，任憑日晒雨淋，在海上航行五日始安抵滬，中間且曾在基隆港停留一夜，當時幾會想到我們偉大的 蔣總統竟安排好使我能有機會於卅四年以勝利者的姿態再自基隆登岸，返抵上海家中後又治療約一年方能勉強扶杖步行。

再想起那是今年三月十四日那天，連着幾天天氣相當熱，經過一夜的大風豪雨，這天早晨竟變得很涼爽，乃穿了一套黑色厚呢西服上班，豈知上班後不久氣溫突再下降，身上立覺有寒意，因廠離家路頗遠，未差人回家取衣服，下午下班回家時，兩手雖將衣服